

通識講堂王邦雄教授講座「儒道對話」致詞

很歡迎與感謝淡江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王邦雄教授到通識講堂作「儒道對話」演講；王教授擅以具體的生活經驗談論哲學，並積極於民間講學，對於如何在「人間世」安頓自我的心靈有較多的思考，形成不同於學院哲學的「平民特色」。

今晚的講題是「儒道對話」；美國學者 Charles Murray 在「人類的成就」(Human Accomplishment: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, 800 BC to 1950)一書中，就中國哲學家分析；在主要參考書籍中，論述篇幅排第一與第二的分別是孔子與老子，其後重要人物如朱熹等都是兩人經義釋義家，可見儒道在中國文化與思想的影響力。

儒家在中國歷史上，久居主流地位，孔子述而不作，門下有七十二賢，學生達三千人，將其學術發揚光大；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，獨尊儒術，魏晉南北朝時代，由於佛教的輸入，儒家受到相當的衝擊，到唐宋，經由韓愈、歐陽修等大家努力，又恢復正統地位；兩宋與明代有理學之興，儒家思想更加根深葉茂。直到今天，儒家學說仍然在社會與教育中受到推崇和學習，其影響是很深遠的。

道家發展則沿循非常不一樣的軌跡，脈絡比較不清楚；被尊為宗師的老子生平不詳，是否為撰寫道家經書「道德經」一書的人，也是疑問；道家常被視為以老莊二書為代表的學派，莊周雖然確有其人，但道家「南華真經」即「莊子」一書是一選集；西晉郭象所注「莊子」分內篇、外篇、雜篇三部分，約七萬字；從宋代起，許多學者認為內篇是核心思想，為莊子本人所作，而外篇為門人所延伸發揮，雜篇是後人託名之作；「莊子」篇幅冗長，內容駁雜，但思想深刻，與之相較，「道德經」雖分八十一章，但僅有五千餘言，言簡意賅；與儒家一樣，道家是一哲學流派，一種思想，而不同的是，東漢以後，道家被宗教化，尊老子為教祖，形成了道教。

另一方面，德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斯·韋伯 (Max Weber, 1864—1920) 著有《中國的宗教：儒教與道教》；由於官方尊崇儒家，韋伯視其為一種國教，而道教則是民間的信仰，他指出儒教對於許多民間教派的信仰展現相當寬容的態度、儒教與道教與制式宗教不同的是沒有巨大社會影響力的「先知」，會以某種神靈的名義，

提出倫理的要求，同時沒有私人性質的禱告；儒教尊奉「讀書人的教義」，讀書人幾與儒生同義；儒家學說有利於既有秩序，在封建時代為統治者所喜，而儒生得以發揮學識「經世致用」，形成一個穩定的統治階級；以儒生為主的官僚階級崇尚理性，注重當下今生原則規律，否定來生，認為不須利用宗教作為愚弄民眾的手段；道教則發明或神化各種專神，如財神、灶神、戰神、壽星等，又打坐、冥想、刻苦修行以及心神迷醉方式，尋求長壽、治療甚至長生不老，甚至升天成仙，有「一人得道，雞犬升天」之說，深入民間，以及文學作品，文人中如李白、蘇東坡都深受影響；另一方面，道教缺乏嚴密的倫理、教育以及拯救世俗的學說，歷史上未曾出現強大的道士階級。

道的本意為方向或是路徑的意思，道家跟儒家中，道都有方向跟導引的意思。老子所言之道，順從自然規則，「自在自得」，「道法自然」，為萬物來源與歸宿，無所不在，秉要執本，清虛自守，卑弱自持；儒家之道則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宗師仲尼，由聖人制禮作樂，建立制度，創造規則，根據學者傅佩榮先生分析比較，道家對己求安，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」，對人求化，對自然求樂，與道同遊；儒家對人生的啟示，與己求約，與人求恕，與自然求儉，以敬超越界；在一般體認中，儒家入世，進則兼善天下，退則獨善其身，孔子周遊列國，希望用世，但仍稱許弟子顏淵安貧樂道，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」，接近道家清淨無為；中國讀書人，在朝為儒家，退引後常以道家自持，以道家思想來追求內心的寧靜；另一方面，年青時，以經世濟用為職志，對人生充滿使命感，到年歲漸長，對生命的真諦有所領悟，產生不同理解；有人因此認為，失意的人與老年人容易成為道家，其他則屬富有智慧機敏人士，及早領悟有機會就要學道家。

儒家在中國文化與歷史中，長期扮演主導正統角色，大體維持中華帝國的統一，但近世在科技落後西方的背景下，備受衝擊，由於缺乏民主傳統，在自由民主時代，社會適應與轉型並不順利，而被認為在哲學、法學、神學邏輯發展不良，以及科學思維的匱乏，面對人類社會不確定的未來，將面臨嚴峻的考驗；另一方面，西方社會由科技帶動的工業革命，在近來更由全球化的推波助瀾，漫無節制的在物質上急劇發展，導致影響人類生存的世界資源枯竭、環境惡化、氣候變遷等問題更具急迫性，道家思想「順守天道」，避免目前出現的許多自然反撲，是值得思考的方向。「儒道對話」此其時矣！

